

# 序章

## 初次　某天下午

「克萊茵大人！」「哦哦、怎麼了爺」在算是不錯大的宅邸庭院、有著一位專心栽培藥草的青年。他的名字是克萊茵・馮・亞斯迦爾德。十八歲的處女座。也不說特別廣大、也沒有什麼特產。雖說如此但也不是非常冷落的普通領地、將其非常普通地統治著的男性。他本身也是平平凡凡、沒有甚麼特別擅長的事情。但總而言之統治應該是順利的。至少到今天、這一天為止。「是一大重事！」「哈哈哈、怎麼了怎麼了。牛沒有產氣嗎？」就像是知道這座和平城市的一大重事般、克萊茵依舊笑著。因為氣喘吁吁初老的執事長帶來的一報。因此報告、一切將都會崩潰。「並不是那種事情！」執事長一邊如此說著、一邊遞過一張紙。克萊茵確認其內容後、發覺是宣戰書。「欸豆、什麼什麼？　開戰、通知書」那。換言之就是亞斯迦爾德子爵家的滅亡通知。「從拉古納侯爵家、收到了宣戰通知！」「啥！？」拉古納侯爵家與克萊茵相同屬於王國麾下。有著從王國的西北到東北、廣大領地的地道名門貴族。由於克萊茵的領地是位於國家中心的王都以東、與將本家設在北部的侯爵家毫無關係。何止是談話、連信件都沒有來往過。對於完全不知曉的家族暴行、克萊茵大吃一驚。「沒、沒有哪裡搞錯嗎？」「使者已經回去了、我有預留下通知書。還請您立即查看！」「阿、阿啊」克萊茵仔細看著傳來的信件。開戰的理由是。「因為妨礙到貿易路線的計畫」上面如此書寫著。但是他當然、沒有出示過這樣的命令。「……欸豆、完全沒有印象的說」說到底拉古納家要開通東方貿易路線的計畫、現在才知道。看著莫名其妙的通知書、克萊茵困惑了一陣子。「說到底我們、明明也沒有能夠妨礙侯爵家的力量」雖然克萊因被突然的事件搞到混亂。但他回想起拉古納侯爵家的評價後、總覺得能看清事情的全貌了。首先。在這幾年的拉古納侯爵家的領地擴張速度十分驚人。將沒落的家族和領地、權利連根拔起的事情相當有名。雖說他只知道傳言。也有聽聞當代的侯爵用會讓無賴臉青的方式、接連奪取土地和產業。過了一會兒、浮現出其找碴的理由。只要冷靜下來用腦袋思考、便能立即想到答案。「……因為拉古納家併吞了東邊的領地、而在中間的我們礙事了嗎」「……原來如此」接下來、就在幾天前在王宮發生了件事情、有一些貴族世家遭到肅清。從沒落貴族的手上搶奪東方的領地。並將一些領地分配到侯爵家的事情、克萊茵也有聽說。仔細想想後發覺克萊茵的領地是在拉古納家的支配圏和、他們入手的新領地之間。夾著克萊茵的領地、拉古納侯爵家便有了幾個飛地。確實、可以說只要存在於中間就是妨礙。「妨礙交易……就是說侯爵的領地、因為我們的關係成為了陸地孤島」「侯爵也有、各式各樣的暗黑傳聞呢……」執事長似乎也理解狀況了。只要讓從小培育的商人在自己的領地裡貿易的話、就不需要支付其他家族關隘的通行費了。也不用被課關稅。最重要的是、不需要檢查行李。據說拉古納侯爵家正開始用麻藥、禁制品來不擇手段地賺錢。侯爵領與新侯爵領之間有著克萊茵他們的領地。只要他們不在的話就做各種形形色色的事情了吧。「換言之就是結下因緣、加以威脅。最終想要自由自在地做生意吶」「欸欸、即是、如此。我認為這點是毫無疑問的」如此、進行著這樣的聯想遊戲時。克萊茵也大概理解了各種的事情。「……但是這個。如果不想被攻下的話、就要做出什麼讓步就是了」侯爵家的矛頭會指向我們的理由、大概能推測。但是克萊因無法理解的是。手上這封信件所寫的内容。「克萊因大人。侯爵家說了什麼？」「那個、像是要求的東西什麼都沒有寫哦。這只是來通知宣戰的信」他所能想到的線索是。「接下我們的要求、不然就讓你們吃不完兜著走」便是這樣的流程。加以威脅、並試圖引起什麼利益之類的克萊茵如此想著。但是。不管怎麼解讀信上的字都沒有這麼寫。文章的内容、僅只一點。「給你點顏色瞧瞧」不管怎麼解讀都是這麼說。也不主張任何要求。這樣反而、加劇了他的不安。

## 初次　領地滅亡

「總而言之、也是呢……先向王宮訴求我們毫無印象吧」他所說的是正常的方法。友方貴族自顧自地挑起戰端是被國家禁止的。因為亞斯迦爾德家對侯爵家、實際上根本沒有做什麼。除非是收買了法務官、否則可以說是贏了。「對了。先回信。然後拖延時間、並在這期間為審判做準備」友方相互爭奪可以說是無一利端。如果從王宮發出怒火的話、在怎麼樣還是會退兵的吧。這是極為常識的判斷。「……那個、克萊茵大人」雖然克萊茵是很普通地選擇了正常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執事長、臉色蒼白。「不用擔心。正義是在我們這邊、就在法庭上奪取勝利吧」「不是的、不知道該怎麼說……」克萊茵也是有來歷家族的名門子弟。接受了算高水準的教育。同時調動所有法律知識。在開始思考如何向王宮訴求的領主身旁――執事長、指著西邊山脈的方向。「那個是、軍勢？」「哈？」晚了一拍後克萊茵轉過身去、在山脈的另一邊有密密麻麻的大軍正行進中。並且能看見其直奔城鎮而去。然後、幾乎與克萊茵他們看到敵軍同時間。「克萊茵大人阿阿啊！　發生大事了！」衛兵隊長漢斯像是滾進宅邸的庭院般地亂入。並在克萊茵面前跪拜後、立即大喊出悲傷的通知。「敵人攻過來了！　已經升起開戰的狼煙――據報告所訴、數量為三萬！」「哈！？　三、三萬！？」完全無意進行吝嗇的衝突。滅絕你整個家族。能夠看透出此意圖般的數量。不管怎麼想、都不是對這種不值一提的子爵家該投入的兵力。就算在克萊茵的領地集結士兵。能集中的只有兩千。頂多到三千而已。「而且還是奇襲戰爭阿！」「……很遺憾是的」通常來說會事先進行討論。戰場要在哪裡。哪一天要開戰。要如何去和解。如此、準備好一定程度的腳本。因為友方認真地互相殘殺可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大多只是小打小鬧而已。給平民百姓逃跑的時間――本來應該有的但。自從收到開戰通知以來、還過沒多久。「正常來想的話、是否該視為使者來晚了呢？」「那個、不。要是到此為止就已經準備萬全的話、莫不是有目的」克萊茵他們發楞著、雖然有想到了這一點。敵人已經行動了。「防衛戰是不可能的！　請馬上逃跑！」「送出使者――也是沒用呢。……至此只能逃跑了嗎」因為已經發動了軍事行動、現在才進行和平地談話是不可能的。如此判斷的克萊茵、跑向繫著馬的馬廄。「別開玩笑阿、該死！」拉古納侯爵家將戰爭的規定無視。正發動著違法的戰爭。無緣無故地向友方派遣軍隊等等、根據場合來說是滅族等級的大罪刑。但是。被害者全員・・死亡的話、便就不會被深究吧。「明明送出了開戰通知、對方卻沒有準備防衛。所以才不小心給滅了」就算如此辯解。只要能夠爭辦的對手的墳下的話、頂多被王宮收取罰款就結束了吧。――死者無言。為了促使這樣的狀況。至少這座城鎮的人類、會被一個不留地殺害吧。克萊茵也、預想過這樣的展開但。「這樣……也行的嗎」在呆然的他們面前、如雪崩般傾瀉而下的敵軍。將這座和平的城市蹂躙、轉眼間吞噬了一切。王國歷５０３年３月３０日。在這一天亞斯迦爾德領、由於奇襲戰爭所滅。007:嘛 先挖著

# 第一章　生存戰略

## 第２次　惡夢

「晤哇阿阿阿阿！？　……阿。是、夢？」軍團大肆進攻、將領地毀滅。彷彿是看見這樣的影像、飛似地跳起來後發現是在臥室裡。「……哈、怎麼做了這麼倒楣的夢阿」一邊用手扶額一邊恍惚著。克萊茵在床上起身嘆了口氣。在十四歲繼承父親後塵的四年間、太過勉強自己了麼？都做了那種夢應該是相當疲勞了呢。一邊如此想著一邊伸展――馬上、他發覺其中的違和感。「……阿列？　有點奇怪」有某處與平時不同。一邊想著環顧房間、首先是家具很奇怪。與之前相比位置不同。甚至還放著幾年前就換掉了辦公桌。「……又買了一樣的嗎？」即使用剛起床的腦袋思考、也沒有重新裝修過房間的記憶。也不記得有重買過家具。而且試圖追朔記憶時、在腦中反而充滿現實的虐殺景象。他覺得有些頭痛和噁心。「嗚、想不起來的樣子。……雖然做了個惡夢、但身體狀況不錯呢」切換思考探詢其它違和感。接下來、注意到身體莫名地輕盈。因為每日的事務工作而僵硬的肩膀、像是謊言般地輕巧。「由於日課的田活變得更加健康了嗎、摁。嘛阿、算是好事」如此低語後事著從床上起來時。克萊茵終於、發現違和感的決定性關鍵。比起說是看到的景象。不如說是看見的景色。站起來後便一目瞭然。與以前相比、視線低了一顆頭。「欸、喂喂喂、給我等一下……」克萊茵看向自己的腳後、發現有些短小。慌張地看向房間的鏡子後。在那裏反映著難以置信的模樣。「孩、孩童時期的、我！？」雖說不是那麼小――但看起來差不多是十四、五歲吧。因為十六歲多時開始急遽長高、與昨日為止・・・・相比看見的景色要低得多。看見返老還童的自己後環顧房間。確實是兩、三年前為止家具的佈局似乎是這樣。「這、這是怎麼回事阿！？」「克萊茵大人、請問您怎麼了嗎！？」然後門被敲響。在克萊茵回復之前、女僕瑪莉便衝了進來。雖然她如往常一樣來Morning Call。但因為領主的表情與往常不同、一副驚訝的表情。「欸、阿、阿阿。不、沒什麼事」「是這樣嗎？　如果是這樣就好了……」克萊茵聽見瑪莉的聲音後轉頭時、閃現出她被某個人殺害的片段――想到是夢的內容後回過神來。將思緒切換到面前的少女。「沒事的。只是稍微做了個惡夢而已」帶著茫然若失的表情進到寢室裡的瑪莉、將新的水杯放置在床頭邊。每天喝下一杯水是亞斯迦爾德家的家訓、這點在今天依然不變。但真的是如往常一樣・・・・・迎來了早晨這點、克萊茵困惑著。「……那麼、哪邊・・才是現實呢」是夢見了領地遭受毀滅的噩夢。還是在死之際、夢見了幸福之時的美夢。雖然思考著到底哪一個是現實、但以克萊茵的感覺而言哪邊都是現實。「意識也很清楚了呢」做為測試捏了自己的臉會有痛覺。也是因為喝了瑪莉帶來的水、完全清醒過來了。作夢特有的恍惚感、已經哪裡都沒有了。「冷靜想想的話、那副景象算是做得好的夢」話雖如此、回想起來還有今後・・的記憶。也許是因為頭腦還沒開始運作還有很多模糊的部分。圍繞著克萊茵的環境變化和、今後在甚麼時期會發生什麼事大致有把握。「好、先冷靜一下吧」過著算是動盪的人生的克萊茵、在此現實地思考。例如。現在的環境是現實、夢見了滅亡的惡夢。這樣就只是克萊茵夢見恐怖的夢而已。反過來。現在的情況是在夢中的話、盡全力享受當下即可。那個如地獄繪圖的畫面是現實的話、那麼還不如在夢中享福比較好。「但是、如果……兩邊都不是的話要怎麼辦」要是、不管哪邊都不是的情況。例如說有某種力量在作動、像是童話故事般將時間倒流。――要是克萊茵什麼都不做的話、這個領地將在數年後滅亡。以克萊茵的感覺來說、現在的環境和未来的影像。不管哪邊都像是現實・・。如果那個感覺是正確無誤的話、時間回朔。換句話說會出現時間旅行的選項。「說的也是呢……。瑪莉、把報紙拿過來」「真稀奇呢、克萊茵大人對報紙有興趣什麼的」報紙主要是刊登王都的時事、而克萊茵很少會去到王都。所以不感興趣、經常只是看一眼首頁的文章就扔掉。「嘛阿、偶爾這樣不錯吧？」「欸欸。現在就給您拿過來ー」看見克萊茵本人說自己想要閱讀報紙時、瑪莉帶著「看見稀奇的事件了呢」的溫度感離開了房間。但是對克萊茵來說卻是認真的。如果想要看清狀況的話、就必須進行情報收集。「如果那個、單單只是夢……。只是杞人憂天就好了啊」克萊茵一邊如此低語、一邊從寢室的窗戶向外眺望。然後、一片祥和。眺望著今天也一如既往活著的人們――深深地嘆了口氣。

## 第２次 如夢之夢

「今天是王國歷５００年的４月的話……就是說回到了三年前麼」克萊茵曾一度死亡、領地遭受滅亡。並將其視為現實。然後看了新聞。今天的頭條是、王都發生的某個大事件已經收尾。「對了。這麼說來今天是、第一次肅清(・・・)結束的時候」克萊茵的領地雖然說不是在鄉下、但也沒有那麼都市。因為在不上不下的位置、所以中央的情報比較晚傳到。連新聞都不是最新情報。所以與實際的日期有些微的延遲。不過就算是不知道正確的日期、也還是知道騷動的真身。大約一個月前、有第二王子和第一王女。還有其他、數位國王的親族慘遭毒殺的事件。「啊啊、早就知道了呦。肅清平安地結束了――對了、還有一場風波來著？　雖然不知道具體發生了甚麼」即使都市有上下翻騰的大騷動、亞斯迦爾德領也仍舊和平。就跟今天的克萊茵一樣、過著沒啥特別的日子。再怎麼說、得知這個事件的當時的(・・ ・ ・)克萊茵能做的事也就只有、下令加強治安罷了。「在遙遠的彼端、雲端之上的人們正相互爭奪著吶」帶著這樣的感覺、過去的克萊茵毫不留意的事件。所以就算不知道細節、現在的他也知道這件事與亞斯迦爾德領滅亡有關。這個(・・)若是現實的話、首先得整理現狀。如此想著、克萊茵執筆。「我記得被肅清的家族所持有的體地和權力、被某幾個家族吸收。經過一年後再次燃起問題」這個時期的王宮、正在爭奪由誰來繼承王位。暗殺計畫似乎也有如家常便飯般。一邊將事實說出、克萊茵整理著情報。「還以為是第一王子派向第二王子的的攻擊、卻連第一王子也中毒、陷入了一段時間的病危的樣子、這樣。還真是無差別恐攻吶」眼看著快變成王子們全滅的事態。卻由於第一王子的回復、繼承人鬥爭也就宣告結束。但是在那之後又引起問題。因為圍繞著下一任王的權力鬥爭已經結束。王族暗殺事件的主犯和認為是其同伴的人、財產皆被沒收加上。――原、第二王子派閥所屬的家族財產也被奪取。以此為由。雖然規模不大、仍發展成了內亂。這就是克萊茵在未來所知道的流程。「然後、反叛的計畫被發現、開始第二次肅清。某幾個家族更加延展了勢力――最後便走向了那一天」一個月前的事件。以及下一次肅清。拉古納侯爵家也大幅地延展勢力。他們的敵對勢力逐漸沒落。貴族的領地商人權力、全都被併吞。「嘛啊、那些陰謀還是不碰為妙」除了拉古納家、還有其他在肅清和內亂中明顯受益的家族。即便是對政治不熟的克萊茵也知道、滿滿顯而易見的陰謀味。不過他一點都不想埋頭深入。重要的只有自己的領地。「雖然對王都的事情沒興趣。基本方針、大概是……」拿起筆、克萊茵將想法寫了出來。數分鐘後、決定好了方針。「一、我不會死。二、預防領民被屠殺。三、不讓領地滅亡。吧」四、讓拉古納侯爵吃鱉。雖然是想這麼補充。就算是現在總兵力也有數十倍之差、再過三年後會更加擴大。由於領地的生產力也有一定的差異、只能得出實際上難以報復的結論。所以大致上確立了。不讓人和人死去、掌握幸福未來。這樣的方針。「不對、但是這個。不是已經將軍了麼……？」子爵家與侯爵家、土地生產力差異太大了。就算克萊茵在內政上多努力。何止戰勝拉古納侯爵家的未來、連阻止他們的未來都看不到。無論是商業還是農業。不管是兵力或是身分。能夠贏過的地方一個都想不到。「話雖如此什麼都不做的話、只會處於等待滅亡的狀態。……嗯ー、怎麼辦呢」因為看不見解決方案、而煩惱著的克萊茵。即便在桌子前呻吟幾十分鐘、也沒浮現出什麼好主意。差不多到了中午、思緒塞滿的我看向窗戶之外。在外頭除了瑪莉還有、其他幾名女僕在庭院洗衣服。「等、等等湯姆先生！　請停下來呦ー！」「哈哈哈、瑪莉真是討人喜歡吶」「才、才不好笑……啊ー！　雅美跌！」在旅行傷人的湯姆爺、與一名女僕聊天的空隙。他的馬兒、用鼻子玩弄著瑪莉的頭。每當身材嬌小的瑪莉被鼻子推動時、身體都會大大地搖晃。「……真和平啊」如果是王都的貴族的話、看到這副景象就會把傭人給開除吧。不過對領地南側被未開發的大森林包圍、滿溢田園氣息的阿斯迦爾德領來說是很普通的光景。由於歷代的領主大多都很隨和。便造就了傭人也能友善相處的貴族統治習慣。「話說回來瑪莉。又因為偷試吃被罵了麼」「什、是在說什麼呢？　偷試吃甚麼的根本沒有哦」克萊茵並沒有特別在意偷吃東西。就算在洗衣服期間聊天也無妨。在子爵家中會對禮儀囉嗦的、只有執事長克勞斯而已吧。「哈↘……適可而止啊不然會胖的」「真失禮！　才那一點(・・・・)不會胖的！」即便是從外頭聽來的對話、所流露出的氣氛也是和平本身。被此牽引、他不禁笑了出來。「瑪莉這傢伙。自首、偷吃東西了齁」三年後領地會走向滅亡甚麼的。無論是誰、作夢都想不到吧。能夠採取對策的只有克萊茵而已。再次確認這點的他大大地深了懶腰後、回到了辦公桌前。「得做些甚麼呢。……那ー麼、該如何是好」被捲入突如其來的戰爭、看見能讓記憶分散震驚景象的克萊茵。在庭院的聊天得到舒緩。終於是真正意義上的冷靜下來了。「如果這是夢的話那也行。如果那個(・・)是現實的話、在夢中變得幸福也可以吧」是因為甩開雜念讓腦袋變得清晰麼。能夠比先前浮現出更多點子。然後幾分鐘。克萊茵一想到好主意後敲了敲手。「對了、結婚吧」

## 第２次 　對了、結婚吧

克萊茵換上正裝、與家臣一同迎接客人。他率先著手的是。進行聯姻、強化與周邊的關係。「非常歡迎你們的到來」「感謝你們的迎接」然後要說是誰來會面的話。是位於克萊茵的領地亞斯迦爾德領西南方的、尤頓伯爵家的令媛。正因為是家格更高的人出面、是件大事。即便是平時一派輕鬆氛圍的瑪莉、今天也浮現出了緊張的表情。「由於這次是唐突地提出請求、是我們這邊該說謝謝」「不會不會。我先代當家也是相當在意亞斯迦爾德家的」那麼、至此是地理相關的故事。在王國的東南西北至少都會配置最少一名的侯爵家與伯爵家。南邊的伯爵為南伯。西邊的侯爵便被稱呼為西侯。身為南伯的尤頓家是在平原上也著一大穀倉的大勢力。領土自然寬廣、生產力也很高。與克萊茵率領的亞斯家爾德子爵家不同、擁有著無法與之相比力量。――但是即使是在前世、尤頓家也有來與克萊茵談婚事。他以「南伯是計畫奪取領地麼」警戒著、並有著讓其放水流的過去(・・)。但是這次何止是回應。還反過來、自己先提出了這件事。實際上他們是克萊茵的遠房親戚。擔心著失去雙親的克萊茵、前任尤頓伯爵貼心地前來提親。他聽見這件事是、在這兩年之後(・・・・・)的事了。由於在那時候大小姐的夫家已經決定、也沒找到其他年紀相近的親戚、事情就這麼結束了。回想起這個的克萊茵提出正式的婚約後、他們馬上就答應了婚約。不過在做出最終決定前、還是得先見過一次面。寄出第一封信的時間是兩周前。然後見面是在今天。在回覆克萊茵的來信的同時、大小姐一行人似乎就開始做出門的準備了。雖然克萊茵認為尤頓那邊沒有理由著急――不過令人驚訝地很快就會面了。「與伯爵家的宅邸相比是稍嫌樸素了些。不會給您造成不便的、還敬請放心」「還請您不要謙虛了。能夠感受到歷史、是間不錯的房子」在前世以單身結束一生的克萊茵。他看了一眼前來談婚的少女之姿。打從心裡覺得，制定生存戰略真是太好了。前來相親的少女、相當是個美少女。「克萊茵大人？」近似於銀色的金髮。柔順的頭髮及水汪汪的大眼令人印象深刻。臉部的器官也是標緻地可怕。整體而言、能感到卓越的潛力。「啊不、真是抱歉。我不禁看入迷了。從以前就聽聞過謠言、但是比謠言中還要――更加美麗、呢」「嘛啊、您嘴真甜」克萊茵想著就算對方的容貌或性格有些問題、只要能與南伯締結良緣的話只要忍耐就好。但、卻出現了不需要說奉承話的美少女。性格也、乍看之下沒有問題。要是看過她的容貌的話。即使在前世也會不計謀略的求婚吧。年齡相差四歲――現在克萊茵十五而她是十一――不過、對貴族來說還是容許範疇。「好了、我們在露臺上設了席位。首先來喝個茶吧」「謝謝您的款待、克萊茵大人」迎接漂亮的妻子、強化與南方的關係。一邊增加南伯以外的親戚、開始進行貿易增加領地的收入。然後增強勢力、添增兵力。賺錢、也雇用傭兵。聯合起周遭的人們抑止拉古納侯爵家的侵占。那便是克萊茵的目標。但實際上增加些微戰力也沒可能會打贏、更何況發生萬一的時候南伯和親戚兩肋插刀前來救援的可能性也不高。不過有南伯當靠山的話、侯爵家也難以出手吧是有這樣的打算。當然伯爵家也有政略上的意圖。不過南伯主要是出於善意才動身的吧。不是這樣的話、應該會把女兒嫁給同等級的伯爵家。雖然如此推測的克萊茵感到非常抱歉。總而言之、相親得繼續下去。「請問興趣是？」「一些茶道與詩句」進行這種模板般的對話、確認了性格相合不是特別差。在過後幾天、一起度過了無所事事的日子。最後大小姐一行人回到了尤頓領。但在回去的時候馬上就、送來了想要推進婚約的信件。可能的話、希望能在年內舉行結婚典禮。「……吶、爺。從婚約到結婚、是這麼短的過程嗎？」「不、以大小姐的年紀來說、應該是能夠在等個幾年」不知為何這麼著急、雖然克萊茵多少有些不能理解。但對他來說也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是啊。……嘛啊、早點也不成問題」「要如何回應呢？」「摁、嘛啊。這也只能答應了」如此空空無野的領地能與上位的締結婚約的機會、恐怕就這麼一次。就算有些不理解、回答也只有「同意」。「……雖然有些討厭的預感、嘛啊、算了」亞斯迦爾德側接受了此提案、並決定了在年內舉辦婚宴。因為領主的婚事已定、所以領地內被快活的氛圍包裹。――但是。過不到多久、克萊茵的不安化作為現實。獲得了女主角――是這樣嗎？為什麼南伯會這麼著急於結婚、將在下回解答。

## 第2次 订婚剧的幕后花絮

2年前每天来ESJ的第1件事，就是看看这小说更新没....如今它终于来了，不是原翻译，而是我...可恶啊！「太好了，这下终算是有办法了。」阿斯加德领地没有什么特产，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它是连接王国东部地区和中部的门户，所以领地的主要收入是通行费，但它并不是很大的金额。为了防备来自拉古纳侯爵家的袭击，我想尽可能地增加经济实力。「但是你又做了一些过激的事情。」「婚事都已经谈妥了，不是很好嘛？」新的产业当然是必要的，现在克莱茵最想要的是——约顿伯爵家的田地。（你那是喜欢人家吗？你那是馋她产业！你下贱！）「今年有冷夏的征兆。从北方采购的寒冷地区对应种，在亲家培育后高价出售。」正在进行婚事的约顿伯爵领，食品产量在国内也是第一，是支撑王国饮食的一大产地。那是一片极其富饶的领土，有着广阔的粮仓，大规模种植各种蔬菜和牲畜。「哈哈……竟然为了租田地而急于结婚，上一代也很吃惊。」「不仅如此，如果能培育出大量抗寒冷的作物，确实会卖得很好。」克莱茵知道今年会是冷夏。秋天收成不好，食物不足。然而，阿斯加德领土多山，不适合大规模生产食物。所以我决定租田地和农家。「虽然和订婚的协商同时进行了，但是她很快就原谅了我，真是太好了。」这个想法是，随着食品价格的飙升，即使是不太懂商业的克莱茵也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已经签订了一份合同，子爵家将向农民支付工资，以换取生产指定品种的农作物。「可是克莱茵大人。北方品种的味道不好……如果不是冷夏的话，赤字是不可避免的。」「没关系的啦。现在已经比往年冷了吧？」确实，越来越多的家庭发现入不敷出，因为购买价格上涨的食品要花很多钱。如果卖得便宜一点，不仅可以卖菜赚钱，还可以给周围的家庭卖人情。即使只是以和往年相差不大的价格销售，也会有很多家感到恩情吧。我制定了那样的计划。「在4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拜托汤姆爷爷他们买东西了。不，真的不用浪费太好了。」「是啊。」为了赶上夏天的种植，在婚姻不成立的阶段开始购买马铃薯等。如果求婚失败的话，那就是抱着大量没有去处的苗的赌博。但是不管怎么说，事态正在好转。诺伯特也很关心领主的婚姻伴侣，所以他肩上的担子卸下了，他看到了克莱茵光明的未来。因此，他们沐浴在初夏的阳光下平静地笑着。然而，就在他这样做的时候，府邸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克莱茵大人啊啊啊啊啊！」卫兵队长汉斯惊慌失措地飞到了克莱恩面前，然后他就摔倒了，就像滑倒一样。「注意！报告！」「什么呀，吵死了。」对礼仪很挑剔的诺伯特一脸恼怒，但对于汉斯来说，现在不是听人唠叨的时候。他神色慌张，把刚刚收到的信递给克莱茵。「东方的瓦纳甘德伯爵家向我们家宣战了！」「……嗯？」瓦纳甘德伯爵家族是一个横跨多个领地的大名鼎鼎的家族。他是负责国境线防卫的东部边境伯，被称为东伯。「咦，东伯？这是怎么回事！？」对方是统帅武斗派齐聚的东部地区的首领，在军事力量上被称为王国最强的呼声也很高。但是现在的克莱因就不用说了，就连前世的克莱因也没有和那样的大人物的见过和接触。「啊，等一下，我根本猜不到开战的理由！」因为拉古纳侯爵家有领地关系的纠纷，所以还可以理解。但是和瓦纳甘德伯爵家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克雷茵慌忙地从汉斯手中接过信，胡乱开封。总结一下那里写的内容......「从旁边抢走正在进行婚事的新娘，是对我们家的侮辱。那个罪用血来赎罪吧。」（这就是NTR吗？害怕）——这样的内容。这是伯爵家现当主的亲笔信。「……这真的是瓦纳甘德伯爵家送来的吗？是东伯的吗？」「……是的，没错。」信都读过了，但是克莱茵的脑子拒绝理解。瓦纳甘德伯爵马上就是40岁的男人了，他想娶11岁的女孩子为妻子，努力了3年。（啊？萝莉控出现了！等等，3年前，她好像也才9岁啊！你是真变态啊）信中如此极力主张，激流般的抑郁……从文字中感受到了真正的怨恨。「啊……原来如此啊？」伯爵对当时7、8岁的少女很感兴趣。为了得到，不惜战争的迷恋。克雷茵的头处理那个信息需要足足十几秒的时间。也就是说，这部超速订婚剧背后的约顿伯爵家的想法是。这是为了保护爱女逃离恋童癖的魔掌，希望能尽快与年龄相近的男人订婚。（所以男主你被卖了）「哈哈，喂喂。」结果，丢了面子的东伯勃然大怒，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阿斯加德领土。重要的是，让被嘲笑伯爵猎物的弱小贵族看一看。这样的流程。理解了展开的全部的克莱茵，紧紧地落下肩膀。「那种东西，不可能预料到吧……」收到信——灭亡的消息——几天后。虽然中间夹着好几个领地，但东伯军却表现出了怒涛的进攻。他们的行军速度非比寻常，而且他们已经深入到了阿斯加德领地，更何况还没来得及向王室求情，而且在约顿伯爵们还来不及介入或派出援军之前。克雷茵派去的使者也全部被无视，所以这场决战不可避免。「虽然做了防卫的准备，但是怎么想都没有胜算。」虽然隔着流经领都东侧的河流对峙，但出现的敌军约有2万左右。东伯军拥有主力部队，熟练的士兵们在这样的战斗中也没有抱怨，表现出了一丝不苟的动向。与此相对的子爵军是征兵到极限的3000人。缺乏实战经验，像个外行一样的聚会。「我们在适当的地方投降吧，不会连命都要了吧。」「……你会这么做吗？。汉斯，请指挥。」在战争开始的信号响起的同时，在与东方部落的战斗中一战成名的骑兵纵横战场。外行的防卫部队不可能与如此精锐的部队为敌，阿斯加德领地轻易就沦陷了王国历500年6月5日。这一天，阿斯加德领地因瓦纳甘德伯爵军队的进攻而被摧毁。